

漓江年选

品质阅读
恒久珍藏

2011中国年度小小说

杨晓敏 郭 昕 寇云峰 选编

韩少功 《天上的爱情》

刘震云 《“明星”外祖母》

刘心武 《伙食勋章》

周 涛 《兄弟们长大》

柴 静 《医生的故事》

杨晓敏 《哨所往事》



YZLI0890108315

漓江出版社



2011中国年度小小说

杨晓敏 郭 昕 寇云峰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1 中国年度小小说 / 杨晓敏, 郭昕, 寇云峰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407-5440-2

I. ①2… II. ①杨…②郭…③寇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6308 号

2011 中国年度小小说

选编者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曹萍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版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10×980 1/16

印张 23.75

字数 440千字

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07-5440-2

定价 3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兄弟们长大 | 周 涛 (1) | 哥,我是小贝 | 妩媚儿 (57) |
| 哨所往事 | 杨晓敏 (2) | 堂 哥 | 陈永林 (59) |
| 天上的爱情 | 韩少功 (12) | 不过了 | 徐 宁 (60) |
| 画 贿 | 聂鑫森 (14) | 空空的老家 | 非 鱼 (62) |
| “明星”外祖母 | 刘震云 (17) | 玉 米 | 秋子红 (64) |
| 猪头肉 | 刘 齐 (18) | 计中计 | 王凤国 (65) |
| 清 潭 | 蔡 楠 (20) | 爹欠老四一斗米 | 李德霞 (68) |
| 伙食勋章 | 刘心武 (23) | 绝 歌 | 谷 凡 (69) |
| 过家家 | 刘庆邦 (24) | 妙 计 | 任万杰 (71) |
| 等 鱼 | 王 往 (27) | 一眼望不到头 | 于心亮 (73) |
| 念 想 | 孙春平 (29) | 小热昏结婚 | 宁财神 (75) |
| 嗨啵溜啾 | 秦 俑 (30) | 淘 宝 | 徐 威 (77) |
| 送爹一瓶茅台酒 | 魏永贵 (32) | 前 奏 | 纪日坚 (79) |
| 去见一个人 | 彤 子 (34) | 牧场风云 | 张格娟 (80) |
| 大兵的情书 | 刘念国 (36) | 倒霉的逃犯 | 冬 亥 (82) |
| 槐抱柳 | 袁省梅 (38) | 世 界 | 夏 阳 (84) |
| 广陵散 | 陈 敏 (40) | 美人尖 | 红 酒 (85) |
| 思 念 | 陈力娇 (42) | 雕塑家 | 江泽涵 (88) |
| 围 狼 | 申 平 (44) | 砧板咒 | 临川柴子 (90) |
| 羊 缘 | 王振东 (45) | 包 围 | 赵悠燕 (91) |
| 儒 雅 | 刘建超 (47) | 储存快乐 | 傅彩霞 (93) |
| 今生盛宴 | 符浩勇 (50) | 爷父子 | 肖建国 (95) |
| 谋 嫁 | 孙方友 (51) | 手机里有条回家的路 | |
| 心 思 | 崔 立 (54) | | 雷媛媛 (97) |
| 老伴儿 | 中 学 (55) | 关心粮食和蔬菜 | 珠 晶 (98) |

- “十五敢”猎狼 姜子民 (100)
- 寂寞长条桌 吴 瑛 (102)
- 还 钱 马立坤 (103)
- 花 痴 塞 壬 (105)
- 张玛丽 兴 华 (107)
- 诺 言 金 光 (108)
- 夕阳爱情 江慧妍 (110)
- 品 茶 韦 名 (111)
- 一寸寸父爱 如 意 (114)
- 医生的故事 柴 静 (116)
- 我的河南邻居 元 军 (118)
- 油酥烧饼 韦如辉 (120)
- 许青的偏见 天空的天 (121)
- 最后的午餐 罗凤毓 (123)
- 低保主任 孙文发 (125)
- “香蕉”枪法 紫妩晴 (127)
- 难得一见 凌可新 (128)
- 神秘领奖人 海 涟 (130)
- 奔跑的情书 梅 寒 (131)
- 母亲的三次拥抱 上善若水 (133)
- 大闹隆福寺 萨 苏 (135)
- 但闻人语响 刘国芳 (137)
- 耳 神 何一飞 (138)
- 有故事的石榴 朱雅娟 (140)
- 原始积累 远 山 (143)
- 傅小草 赵明宇 (144)
- 宴 遇 宁 柏 (146)
- 师长卖马 徐全庆 (148)
- 穿针眼儿 星 竹 (150)
- 穷孩子 袁炳发 (151)
- 舞 台 伍中正 (153)
- 艄 公 曾 平 (154)
- 名人是这样诞生的 吴万夫 (157)
- 科罗拉多的月光 田双伶 (159)
- 追赶火车的孩子 童树梅 (161)
- 戏里戏外 张 伺 (163)
- 岩 羊 钟法权 (165)
- 热情女孩岳姗姗 宁 子 (167)
- 送 别 黎紫书 (168)
- 蝴蝶嫁衣 陈凤群 (170)
- 补丁也开花 孙道荣 (172)
- 口 红 丁立梅 (173)
- 半只眼夫妻 孟伟哉 (175)
- 诚信测试 汪 志 (176)
- 救 赎 安石榴 (178)
- 双 赢 戴 希 (179)
- 尊 严 王培静 (181)
- 最后的优雅 周正旺 (183)
- 做 客 游 睿 (185)
- 战 功 纪富强 (187)
- 外星人的匿名信 许 锋 (189)
- 舞厅门前 李日月 (191)
- 快 递 梅子涵 (192)
- 红须伶猴 王建刚 (195)
- 月光下 陈 毓 (196)
- 有饭同吃 赵 新 (198)
- 蝴蝶庄之秤 司玉笙 (200)
- 老两口, 小两口 申 弓 (202)
- 刺杀未遂 范子平 (204)
- 另一种声音 李红都 (206)
- 小荷的经典语句 孟宪岐 (207)
- 最后的潇洒 凌鼎年 (210)
- 浪个虚名 秦德龙 (211)
- 谁亲眼见到丑陋的犹太
..... 叶仲健 (213)
- 教授的青花瓷瓶 邵火焰 (215)

- 俄罗斯情结 蓝色季风 (216)
- 狗 殇 秋 风 (218)
- 这里的爱情静悄悄 ... 王春迪 (220)
- 老烟袋 江 岸 (222)
- 小雅的爱情 侯发山 (223)
- 九月授衣 赵文辉 (224)
- 如果没有遇见你 露西娅 (226)
- 小城脸王 王 斌 (228)
- 我说,你听 木 铃 (229)
- 施 救 田洪波 (231)
- 课桌上遗落的初吻 ... 胡莉莉 (232)
- 抢不走的爱情 贺敬涛 (234)
- 花蕊夫人 陈鲁民 (236)
- 一朵朵白云 刘国星 (237)
- 第一个教师节 杨文学 (239)
- 一针见血 叶延滨 (240)
- 二重奏 王奎山 (241)
- 级 别 曲文学 (243)
- 白 声 马金章 (245)
- 听说哈图是英雄 何君华 (246)
- 哥买的不是菜,是寂寞
..... 张艳茜 (249)
- 群众演员 邓同学 (251)
- 跪 邓耀华 (252)
- 扑克与爱情 刘会然 (254)
- 乡长挨打 蔡中锋 (255)
- 袅袅升起的炊烟 芦芙荭 (257)
- 面 条 高 军 (258)
- 偷阅他人爱情的人 ... 黄惊涛 (260)
- 心理师的杯子 郭震海 (262)
- 结婚登记 安 勇 (264)
- 活 力 乔 迁 (265)
- 李教授 马 卫 (267)
- 赵老请客 莫 美 (269)
- 逆 爱 佛 刘 (271)
- 铺石板 周 波 (273)
- 你会娶我吗 张艳霞 (275)
- 给您换一碗 周海亮 (277)
- 傲 慢 远 山 (279)
- 奥林匹克马 陈柳金 (282)
- 桃花笑 闵凡利 (284)
- 祖爷爷的壶 谢大立 (286)
- 成功秘诀 肖意达 (288)
- 幸存者 梁小萍 (289)
- 雪山哨卡的小草 谢志强 (290)
- 救 援 孙传侠 (292)
- 月色撩人 孙 蕙 (294)
- 冷漠的情人 邓洪卫 (296)
- 双面琵琶 蓝 月 (298)
- 赵主任买肉 徐常愉 (300)
- 阿憨的生意经 林俊豪 (302)
- 铜豌豆 白云朵 (303)
- 时逢故人来 杨崇德 (305)
- 爱的迷惘 平 萍 (308)
- 请 客 蒋 寒 (310)
- 冬生的眼睛 赵淑萍 (312)
- 屋顶上的油菜花 刘靖安 (314)
- 大红苕 曾 平 (316)
- 借 车 王庆献 (317)
- 特别之旅 海 华 (319)
- 麻将经 朱 宏 (321)
- 窥探者 常聪慧 (322)
- 英雄论 易 凡 (324)
- 爱你如鱼 化 云 (326)
- 桃李花蹊 杜毅文 (328)
- 底 气 徐全庆 (330)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鼻 疾 | 蒋玉巧 (332) | 一支烟的时间 | 张玉玲 (354) |
| 西番莲花开 | 警 喻 (333) | 奔 跑 | 周齐林 (355) |
| 今晚的月光分外明 ... | 马均海 (336) | 对口扶贫 | 吕啸天 (357) |
| 历史对白 | 杨光洲 (338) | 峨嵋刺 | 楸 立 (359) |
| 翡翠手镯 | 郭凯冰 (340) | 关于张和燕的一句歇后语 | |
| 刀客之死 | 非花非雾 (341) | | 庄 学 (361) |
| 武者风范 | 闭 月 (343) | 生命轮回 | 李永康 (363) |
| 一份特别保证书 | 郑兢业 (345) | 迷 局 | 邢庆杰 (365) |
| 那风吹不走的 | 石建希 (347) | 锁 王 | 歪竹先生 (367) |
| 天 命 | 甘桂芬 (350) | 扎堆儿 | 江东璞玉 (370) |
| 皮鞋盒子 | 丁肃清 (351) | | |

兄弟们长大

周 涛

十七八岁时，有个念头像谜一样困扰着我，那就是我们兄弟四个将来长大了究竟会干什么。当时，周二、周三、周四还在读初中或小学，每个生命都是一个谜，等待时间去揭破。

时光过去三十年，谜底大致揭开了。

先说周二。

周二幼时模样周正，黑发乌睛，腼腆少语。入学读书，成绩时好时坏，落差极大。老师说，他很聪明，就是喜欢和坏孩子厮混，受影响。父亲的对策是，每当他的成绩糟糕到一定程度时，就给他转学。初到一校，人生地疏，学习成绩骤升，甚至还担任学习委员或班长职务。好景不长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两月，他便与班上最差劲的学生混在一起，最后达到私自把班费拿去与同伙大吃烤羊肉的地步，于是再转学。到了初三，周二弃文学武，抢军帽，养狼狗，舞枪弄刀，一落到底。众皆叹曰：“唉，周二是一块好钢，可惜打了狗链子。”

上山下乡时，他去米泉县插队。米泉县近，每月可回一两次。当时正流行白回力鞋，周四买了一双，视如珍宝，唯恐周二抢走，每逢他回来，必不穿，精心藏匿。周二回家，绝口不问白回力，也不找寻，仿佛不感兴趣。待其返回米泉，周四放学回家，没进门，先问：“周二走了吗？”母答：“走了。”周四顾不得放书包，一头钻进鸡窝，翻找先前藏的回力鞋。结果，头还在鸡窝里，哭声已经闷闷地传了出来——鞋被周二偷走啦！不久，周二回来，丢下一双脏鞋扬长而去。周四精心刷洗、晾干、上粉，藏至父亲卧室弹簧床最里处夹层。结果，周二返回米泉，周四的哭声又闷闷地从床底下传出来。

周二查找藏匿之物神出鬼没，不用东翻西找，每每手到擒来。后来到了公安局，他干过派出所指导员，当过股长，破得几件案子，以查找赃物为能事。问他，笑答：“我能猜着坏人的心思——和我原来的心思差不多。”

周三小周二两岁，从小眼睛近视，小小的鼻子上架着一副七百度的眼镜，身子细瘦，动作却较常人快半拍，吃饭如抢，常遭训斥。

小学四年级以后，周三喜欢读《参考消息》，每报必读，津津有味。小学六年级时，他对世界各国地理位置、首府总统和时事政治皆了如指掌。

师范毕业后，周三在郊区一所职工学校教书。忽一日，他跑进城来告诉我，报上登出新疆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招考编辑、记者，他去报了名。据说当时报考者甚众，还有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，难度很大，周三自觉输人一筹。不料结果一公布，周三竟名列第一。如今，他在新疆电视台干编辑、记者已有多年。

周四小眼睛，大鼻子，黄毛。有人说他长得像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里的“猫头鹰”，也有人说他像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里的德军中尉，还有人说他的眼睛鼻子酷似成龙，总之一副武夫模样。

周四很少穿新衣裳，总是不断地钻进哥哥们穿旧变小的衣服里去，破衣旧衫，敞胸露怀，肚子从小就圆圆地鼓起，大冬天喝凉水，满不在乎。

当时有人建议周四长大后当举重运动员，我却觉得他是个人伍从军的材料，因为那时他就率领着机关里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，黑脸花脸，往来驰骋，俨然一个儿童领袖。

周四十五岁时，已经壮实有力。一次，我顺手想在他头上打一巴掌，不料他一低头，就势一个马步下蹲，右臂箍住我两条腿，一挺身，把我架在半空，仰着脸笑嘻嘻地说：“哥，还打不打了？”

我感受到了正在发育中的新生命强有力的提醒和挑战，从那以后，特别了解“后生可畏”这个词。

周四十五岁时就在心理上担负起保护我的职责。有一次在机关礼堂看电影，我坐前排，他坐在后面很远。因为替一位老人打抱不平，我与后排的一群二流子发生争执。话没说几句，为首的一个家伙从座位上一跃而起，准备动手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“啪”一声，一记响亮的耳光把那家伙又打回座椅里。我一看，是周四。他恶狠狠地指着那家伙说：“你再敢动动，我捏死你这个臭虫！”

周四做事就是这般干净利落，一看就是个冲锋陷阵的材料，谁知最后却当了中学教师。

兄弟们长大了，原来如此。

哨所往事

杨晓敏

祖国版图的西南边陲，有一片广袤神奇和充满迷幻氛围的土地。它是“世界

屋脊”上的一个荒僻角落。

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有一天团部驻地来了名士兵，从他与雪线反差极强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是从更远的雪山哨所下来的。他是个病号，常常头昏心悸，神思恍惚。突然间，他失神的瞳孔发出亮光，下意识地从小人的搀扶中猛力挣脱开来，跌跌撞撞地跑到两棵绿色——不，充其量只能算作黑色——的植物跟前，抱住树干号啕大哭。他说他在那个被称为“雪罗汉”的哨所站岗四年，没见过一片鲜嫩的绿色，今天终于把它搂在怀里，真像回到了那个遥远的童话世界。他是高兴过度才哭的。这两棵当地人叫做“黑柳”的树，是附近地方养护段第一代老工人多拉不甘寂寞，数年前从两百公里外的邻县移栽来的。好端端的红柳，到了这里经过高寒环境的梳妆打扮，只能出落成为现在的非洲姑娘模样。它高不过四米，粗不及胳膊。然而它在边境小镇却领尽风骚，成为方圆百里的风景区。据说哨所那名士兵自从抱着黑柳树大哭一场后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。

月照野葱地

人称“雪域孤岛”的边境线上的K号哨所，常年把绿色生命禁锢着。尽管各级领导千方百计地解决哨所的困难，但诸如新鲜蔬菜、水果、鲜肉的供应几乎一年无几。人体需要维生素，不吃新鲜蔬菜就断了维生素的正常来源，其后果就是指甲翻翘，头发稀疏，体质下降。

中秋节，雪山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在没有空气污染和阴翳遮掩的大气层里悬晃着。将军到K号哨所视察工作，并和边防战士共度中秋良宵。将军带来了月饼、苹果，更带来了温暖。如同白昼的明月下，将军雄壮浑厚的笑声和战士们稚嫩的笑声汇在一起，响彻在这片被生理学家视为“生命禁区”的雪线上。“有什么话就给我说吧。”将军慈祥地望着一个个黝黑的脸庞，心疼地说。

一名老战士对将军说：“将军，您今天下午到界桩跟前去察看时，一定看到在那片松软的沼泽地上，滋长着一大片野葱苗。我爱好文学，构思出一篇小说，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

“将军，您知道野葱地被界桩一分为二，我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。别小看这块不起眼的野葱地，它可是我们哨所战士的一片春天啊。野葱是一种中草药，性温味辛，有发汗散寒、消肿健胃的功能，可以治疗伤风感冒、腹部冷痛、消化不良等病。野葱加蜂蜜捣烂外敷可以接骨。平常我们来挖点儿野葱，靠它来补充人体维生素。如果能猎到几只野兔，用野葱包成鲜肉饺子，更是哨所最好的美食了。

哨所战士需要挖野葱吃，而友好的邻国边民同样也来挖野葱调剂生活。

将军听得津津有味，颌首微笑：“小说开头不错，甩出第一个‘小包袱’，打个伏笔，有吸引力。”

老战士呷了一口水：“哨所战士去挖野葱时，和邻国的几个挖葱姑娘相遇了。少女们长得很漂亮，也不羞涩，她们大胆地揭去面纱，个个脸色如月，眸若点漆，鼻翼旁镶着黄澄澄一颗金饰，葳蕤的长睫毛里，轻轻漾起两潭春水。野葱地联结的，绝不仅仅是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友谊。其中有一个娇媚的女郎，边挖野葱边唱诱人的歌儿，爱用眼睛弹奏敏感的灵犀。战士们喜欢这群天真烂漫的邻国少女，常把挖好的野葱掷过界桩，让她们装满皮口袋，然后挥手相别，恋恋不舍地目送姑娘们的情影在夕照里远去。从此哨所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，溢满欢歌笑语。哨长的思想工作少多了。有一天气温骤降，暴风雪猝然袭击了野葱地。那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差点儿被冻死在界桩旁。碰巧我们的战士去巡逻，见状急忙把她背回哨所抢救。姑娘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再来挖野葱时，总要从溪水旁采撷一束长着细碎花朵的金蜡梅，放在界桩上，以示谢意。”

“嗯，你的故事优美委婉，边塞味很浓。铺垫完了，该进入高潮了吧？”将军听着，若有所思。

“将军，后面的故事是这样的。挖野葱以及邻国姑娘送鲜花的事被上级知道了，个别领导沉不住气了，说是‘谈恋爱都谈到外国去了’、‘小资产阶级情调’、‘涉外事件’等，后来到哨所整顿来了。他从小车里钻出来，首先规定的就是‘今后哪怕天天吃老梭镖（海带、脱水菜、粉条），也不能再去挖野葱’。战士们笑脸消失了，晴朗的天空布上一层阴云。大家闷闷不乐地围在牛粪火旁抽烟，躺在草地上睡觉，连训练、劳动都有人装肚子疼。整顿完毕，领导准备下山，然而，一夜之间大雪封山，返程受阻了。几天后，这位领导的食欲下降，一看见饭桌上的老梭镖就会呕吐不止。

“他终于躺倒了，面色蜡黄。哨所的卫生员给他检查后说，‘您患了脱水菜过敏症。战士们吃惯了老梭镖，肠胃早已形成习惯。您吃上三五顿老梭镖还可以坚持，久了没有新鲜蔬菜补充，自然会出现这种症状。如果不及时调整食物结构，补充营养，恐怕……’‘会怎么样？’首长忧心忡忡。卫生员回答，‘现在大雪封山，您十天八天也离不开哨所，唯一救急的办法是……去扒开积雪，挖点儿野葱根，熬点儿汤喝，或许会好一些。’听到这里，他猛地睁开浮肿的眼皮，张了半天口也没说出什么来……将军，我的小说故事在结尾时发生矛盾。让这位领导康复吧，就得去挖野葱，但固执而爱面子的领导却未必肯收回自己当初的规定。将军，您看是让他痊愈呢，还是让他继续病倒呢？”

将军听罢，喟然长叹，沉吟良久，沉郁地说道：“像这样昏聩的官僚主义者，让他多受几天苦才会清醒些。小伙子，你的小说构思很好，但愿现实生活中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。你写出来吧，对很多人都会有教育意义——包括我这个西藏军区的老战士。”

哨长劝阻将军说：“这山高天寒，能来到哨所看望我们，我们就像见了父母亲人一般温暖。雪山上的夜里太冷，您这年龄会受不了的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受不了的，我的身子骨儿硬朗着呢，再说，我如果不在哨所亲身感受一番，怎么能经常想到你们这些雪山哨兵的辛苦呢？”

夜晚，寒风飕飕，战士们和将军挤在宽大的通铺上，倍感温暖。

临别时，将军指示陪同的干部说：“战士们在条件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巡逻放哨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关心他们？！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一线部队的生活管理，一年后，我再到K号哨所来检查落实情况。”

将军走了，将军的关怀却留在哨所。宿舍的墙壁上，一根绳子系着将军带来的苹果，永远悬挂在战士们的心里。可是将军却再也不能踏上K号哨所——那是4个月后，将军在踉跄地攀登通向另一个偏远哨所的羊肠山道时，那双扯着马尾的大手，猛地一阵痉挛，继而松脱了……高原恶劣的气候使他的冠心病猝发，不幸以身殉职。噩耗传来，K号哨所的战士手捧那只早已干瘪的苹果，在漫天飞雪中痛哭不已，声震四野。

战士们联名写了一份唁电，发往某报社。

报上始终没有登。

——K号哨所太小了。

军马传奇

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拔地而起，宛如一双正待合拢的巨形手掌，突兀地凝固定格。从巨掌的指缝里，钻出一枚玲珑的马头，大口地喷吐出清澈的泉水，任其向下流去。“天河”雅鲁藏布江的上游，人们叫它马泉河。

哨所刘指导员给我备好一匹枣红色军马，陪同我采访的团宣传股陈干事怂恿我骑上去。我们三人策马驰向马泉河谷。他俩在马上给我分别讲起关于哨所的军马和骑手的故事——

“早些年，哨所常执行边境剿匪任务。翻山越岭，军马是部队作战的主要机动力量。当时哨所有一匹雄壮无比的‘大洋马’。它性子暴烈，行军途中决不允许别的马进入它的视野，否则便会旋风般地追上去，又踢又咬，直到那匹马逃开为止。

大洋马还是个‘骚货’，见不得母马，要是嗅出哪匹母马发情，骑手恐怕连跳下马背都来不及，便会摊上倒霉的事。团里的侦察股刘股长，非常欣赏大洋马的灵性，决心驯服它。那次，刘股长悄悄迂回接近，蓦地抓鬃上马，人与马展开一场决斗。大洋马左盘右旋，上腾下蹿，见甩不掉骑技高超的骑手，恼羞成怒，竟发疯似的向一片断崖卷去。这是意志与胆识的拼搏较量。刘股长的嘴角抽搐着，掠过一丝轻蔑，索性回手一拍，反而催马向前方冲去。就在临近深渊的刹那间，大洋马遽然前蹄腾空，尔后来了个180°的慢镜头大转身，雄赳赳伫立草原，引颈嘶鸣。大洋马被征服了，从此与刘股长结成生死战友……”

“十多年后，哨所又分来一名骑兵排长，曾经骑在你今天骑的这匹枣红马上，身挎钢枪，率领全排在雪线上巡逻查桩。他非常渴望像前辈那样纵马驰骋。可惜他死了。你是从机关来的，一定会记得军区曾做出的决定，号召驻藏部队向献身边防建设事业的好干部鄢友同志学习。他是陆军学校的毕业生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一直为自己没能战死马背而是病倒床榻懊悔不已。告诉你，鄢排长是被一名叫‘吴老兵’的战士教会骑马的。老战士在外单位当驾驶员时，因偷东西受了处分，被下放到偏僻的哨所来‘锻炼’。他瞧不起这个入伍年限短、年龄比自己小、身高只有一米六二的新排长。他教鄢排长骑马时不停地训斥：‘对你说身板儿稍向前倾，两腿夹紧，只能用脚尖踩在镫里，你哪个没有一点儿记性？刚才把你龟儿拖得身上瓜稀稀的心里安逸是不是？马转圈不走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还不拉紧嚼口！对啦，马头起来才能目视前方不打前跌。’老战士训练排长好像是给新兵上课。军马欺负胆小的人，随便耍个小花招，不是把鄢排长从马脖子上抖下来，就是从马屁股上掀下去。不知是鄢排长的犟劲感动了军马，还是吴老兵终于教了真本事，一个星期过去，枣红马灵性一通，乖乖成为新排长的坐骑。只要他一背上枪，枣红马就知道要出发，便摇头摆尾地跑来……”

“有一次刘股长在执行侦察任务时，与一群叛匪遭遇。他首先拍马跃上山坡，占领有利地形，开枪还击。在鏖战中他身中五弹跌下马背，昏迷过去。大洋马不停地用舌头舔他的脸，用嘴拱他的脖颈，见他醒来便将前腿跪下，让他伏身马背。就在叛匪嗥叫着爬上山坡的瞬间，大洋马刷地跳起，从山背钻进去，叛匪目瞪口呆地看着它驰出袭击圈，没入远方。三个多小时后，大汗淋漓的军马星夜奔到我军后方医院，用铁蹄踢开值班室的门，才口吐白沫躺倒。兽医从它身上取出与刘股长同样多的弹丸。几年后刘股长当上团参谋长，仍每天坚持把军马洗刷干净，清早牵着马儿溜达一会儿。即便在最艰苦的剿匪年月，他身上哪怕有一块干粮，也要和军马分吃……”

“鄢排长和吴老兵从此成为好朋友。后来吴老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入了

党，还当上班长。鄢排长患病后相继在团卫生队、藏南某野战医院、军区总医院、成都某医院治疗，然而他平静地死去时，只能默默地躺在洁白的床榻上。他活着的时候曾带出一个先进排。巡逻、训练、施工等，骑兵排都以旋风般的速度成为全连的火车头。鄢排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一直在轻声呼唤枣红马的名字……”

“在宣布刘参谋长转业的同一天，也宣布了大洋马退出现役。分别那天，人马四目相对，珠泪涟涟……”

“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像一条毒蛇，无时无刻不在吞噬人的肌体。鄢排长的病来得太突然了。你知道，边防战士把土房子叫‘干打垒’。这种房子低矮狭窄，不采光，室内寒冷，光线昏暗，逢下雪落霰，屋顶上的泥土变得松软，屋漏床湿。直到总后首长驱车到该团视察时，才对此锁上眉头。骑兵排的采石任务进展顺利，鄢排长的腹部却开始由隐隐作痛到剧烈阵痛，抡起大锤就会头昏眼花。那天他终于坚持不住，晕倒在采石场上。团首长逼他到卫生队检查，王医生摸过他的右上腹后，脸色变了……他患的是淋巴癌，已到晚期……”

斗转星移，刘股长当年在雪山草原横枪跃马的英姿和大洋马的故事，一代代流传下来，成为哨所传统教育的话题。今天的哨所，依然离不开这些‘无言战友’。一到冬季，大雪掩埋了道路，送急件，转移重病号、巡逻查桩，都要靠军马劳作……

鄢友同志只活了22个春秋。

我骑着马，独自沿着宽阔而干涸的河床逆流直上。吴老兵是血性男儿，几年来一直感激排长的“知遇”之恩，听说排长在内地死去的消息泣不成声。他在河谷上用乱石垒起一座小坟，把排长的照片埋在里面，借以拜祭死者的亡魂。

恍惚中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清明节。风雪刚刚歇息。一名满脸悲怆的军人踩着没膝深的积雪，牵着枣红马来到坟前。他先用手拍起一座雪碑，在群山莽原里赢得一个小小的位置；然后伸出通红的手指，在雪碑上写着“骑兵排长鄢友烈士之墓”几个字；再放上一个用画报纸剪成的小花圈。

纸钱飞舞。脱帽致哀。

“排长——”

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声和枣红马的嘶鸣在雪线荡开……

雪域神话

傍晚，一大块乌云悄悄侵蚀着金光四射的夕照。雪花纷纷扬扬，凛冽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。哨所吹熄灯号时，院里已有三厘米厚的积雪。

黎明时分，战士们被惊醒了。山呼海啸般的嚎叫声撕碎了边境的宁静。伴随着啪啪啪的声响，十几间屋顶的白铁皮早飞得不知去向。哨兵刚从水泥岗楼探出半截身子，风雪立即裹住他旋出门外。他一阵连滚带爬，才搂住一块石头，急忙鸣枪报警。

（远古年代，喜马拉雅山区是一片蔚蓝色的海洋。霞光照耀在树木森森的海岸，遮天蔽日的林间果味飘香。山坡上有婀娜多姿的香草，草坪上有嬉戏跳跃的珍禽异兽。）

其实用不着报警。哨所的干部战士早已敛容息声，伫立窗前，观望着这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风雪。雪兽凄厉地嚎叫着，“呼隆”一声，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厕所顶盖，像草帽一样飘到十五米开外。

干部们在召开紧急会议。蜡烛点不燃，密封的室内照例钻进去白蒙蒙的一层雪花。用不着测量，这些“老边防”的身体感觉得出来超常的低温。

（有一天海里蹿出一条凶恶的毒龙，搅动漫天海浪，到岸上兴妖作怪。松柏、铁杉、棕榈被它摧折了，斑鹿、羚羊、犀牛被它吞噬了，杜鹃、画眉、百灵被它赶跑了。宁静而恬淡的花园遭到洗劫、蹂躏，面临灭顶之灾。）

游牧民危在旦夕！

牛羊马匹危在旦夕！

哨所驻地方圆百十里宽阔平坦，水草丰盛。尽管早已没有土匪抢劫，但游牧民的帐篷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，扎得离部队近一些。远近不等的十余顶帐篷像错落的荷叶，环绕哨所周围。当这场特大暴风雪袭击一个小时后，帐篷几乎全部被撕成碎条。哆嗦不已的牧民们只好搂住仅剩下的粗大绳索，才幸免于难。牧场炸窝了。小羊羔当场被冻死。牛羊马匹像一团棉花般顺风遁去，直到卷入河中被冻住四条腿才止步。整个马泉河叫声一片，嗷嗷待毙的牲畜惨不忍睹。

（忽然，一阵仙乐响过，天上飘来一朵五色祥云，化作五位美丽的仙女。她们施展法力，降服了毒龙。俄顷风平浪静，岸上草木葳蕤，鸟兽复来。）

八个救援梯队轮番出击了。战士们借着肆虐的暴风雪每间隔半小时要减弱十多分钟的机会，急速地从大门前三米高的雪丘上滚过去，朝各个方向分头挺进。

军马牵出来了。雪打马眼，马扬鬃嘶鸣，踌躇不前，人骑上去它就往马圈里钻，根本拉不住缰绳。汽车发动起来了，一车一车地送着人和畜。然而一经熄火，便再也发动不起来。暴风雪又铺天盖地地压过来，小分队只好俯卧雪地以减轻风雪的冲击力。漫天凄迷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指战员身穿皮衣皮帽皮鞋皮手套，加上防风镜，手里攥着指南针，胳膊挽着胳膊，在翻卷的雪浪中，寻找游牧民的踪影。

多名游牧民陆续被救进院内。战士们送来棉衣棉裤，医生急忙发放御寒药品。

一群又一群的牲畜被赶进院内。

战士小王听见外面有牛羊叫声，就单个跑出营区。他的防风镜不慎被吹掉了，眼睛让雪花打得直流酸水，根本无法睁开，在距连队只有一百多米的地方直打转。后来被战友发现，才把他和六十多只羊送回院中。

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暴风雪的势头逐渐减弱，小分队陆续归来，可仍未见小李的身影。他刚出现一次误岗行为，支委会已初步研究，准备给他处分。

此时小李正与暴风雪抗争。他被吹散后，跌跌撞撞地来到牧民扎西的帐篷前。暴风雪压塌了扎西的帐篷，一家七口缩在里面瑟瑟发抖。小李用手刨，老半天才弄开一条通道。

“你们……都跟着我。”他背起一个孩子，硬是把一家子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。藏胞得救了，小李却冻昏过去。事后，哨所撤销了对小李的处分。

（众生灵对仙女顶礼膜拜，苦苦哀求她们留下来，共享太平的欢乐。五仙女高兴地点头答应，喝令大海退去，大地隆起。）

第二天马泉河流域天气晴朗，指战员继续为游牧民做善后工作。他们到河里打捞牛羊，到雪原上寻找失散、冻死、冻伤的牲畜，以减轻群众的损失。哨所还救济灾民上百套棉装，数千升青稞，尔后又派人修补羊圈，恢复生产。

（为永远守卫这幸福乐园，五仙女分别变成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大主峰，屹立在西部边陲。为首的翠颜仙女，便是当今世界第一峰——海拔 8848 米的珠穆朗玛峰……）

以后的情节无须多言，那就是当地政府给北京写信，说当年是金珠玛米把我们从奴隶变成主人，今天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，又是金珠玛米救了我们。群众来到哨所，双手把青稞酒捧过头顶，表示谢意。据说这是藏民们最虔诚最崇高的一种礼节。

马泉河的爱情

河水锁在雪下面，无声流淌。

他把背包绳缠在腰上，然后咕咚咕咚喝了半瓶白酒，说：“行了。”让另一名战士抓住绳头，他毫不犹豫地跳进冰河里。脚踩在不坚实的冰上，“扑哧”一声陷了，水立即浸到腰际，他皱皱眉，伸手便拖出一只半死不活的羊。

这是在马泉河中打捞牲畜的一个特写镜头。主人公叫谭仕虎，是渡河班的班长。

“班长，已经捞出一百多只啦，你上来休息一会儿吧。”岸上牵绳子的战士不

知催了多少次。

谭班长没有回答。也顾不上许多了，河中的牛羊实在太多，把它们早救出一分钟，就可能多挽回一个生命。在高寒地区养只牛羊多不容易呀。

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终年积雪，是两座无与伦比的水晶山，在高原太阳强烈照射下，冰雪融化成亿万条涓涓细流，聚集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大江——雅鲁藏布江。当时大地尚未完全解冻，泛着青白色的厚冰层依然凝结在河床边；河心却是另一番景象，汹涌的河水夹杂着冰坨发出哗哗的撞击声，摇荡而下，在阳光下闪耀粼粼波光。永恒的河水流不尽摆渡战士的情谊。

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，渡口始终单靠这么一条木船渡过往人员、车辆。几十块铁皮合成一条渡船，是数百里内过河的唯一水上交通工具。农牧民转换夏季牧场时，几乎每天要摆渡20次以上。百米阔的江水上，横一条钢缆，渡船的两个滑轮套在钢缆上，利用流水作用蹒跚滑行。倘若遇到顶头风，就只有靠人来撑船了。这个渡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渡口。渡河班恐怕也是我军最小、条件最简陋的机械作业单位。谭仕虎率领他的两名战友——很多时间都是他一个人——在“一船两江河”的水面上，创造着奇迹。

渡河班风雨霜雪无阻，天天摆渡而从不收群众的船费和礼物，在方圆百里传为美谈。寒夜，江对岸只要传来石头与石头的撞击声，渡河班的哨棚里，准会很快亮起一盏灯。

谭班长指着墙壁上的玻璃镜框，自豪地对我说：“渡河班荣立过集体三等功，年年都是团里的先进单位。”

我知道他曾下河救人、打捞牛羊数次，现在几乎全身关节都不健康，便问：“你立过功吗？”

他稍显不自在，但还是向里间喊了声：“哎，把小木盒拿出来。”原来室内藏娇，门帘一动，里间走出一个娴静的小媳妇儿，冲我点点头。

“她是小许，我的婆娘，来探亲的。”谭班长边介绍边打开小木盒。里面有两枚军功章，还有优秀党员证书和奖品。我不想过多了解他如何立功的细节，看到小许，很自然扯到边防战士的婚姻问题上。谭班长说：“我是‘志愿兵’，起初休假两次都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人家姑娘嫌我条件差，又在国境线上，见面时说我又黑又老，不愿嫁给我。”

“怎么小许会爱上你呢？”我问。

小许抿嘴笑了，打趣说：“还不是让他龟儿子哄骗的。我哥和他是战友。他明着来拜访我哥，其实在打我的主意。我哥说他能写会画，多才多艺，人忠厚老实，问我怎么样。我说他是个西藏兵，穷得叮当响，还在那个什么‘世界屋脊的屋脊’